白族怪婚俗：新娘被掐才吉利

白族的婚礼，随着时代的前进，很多地方都有不同的改进。但有的地方，至今仍保留着古老的传统习俗。结婚一般都分搭棚、杀猪、正客、折棚四天。因此，举行一次婚礼，无论是人力和财力都耗费很大。

白族一年四季有许多节日和集会。三月街、绕山林、鱼潭会、火把节、石宝山歌会、本主会以及集体劳动等场合，只要是青年男女有意，都可以通过唱调子彼此相识，谈情说爱。在被誉为热水之源的大理白族自治州的洱源县西山地区，青年男女如果不会唱调子，找个对象都十分困难。

白族的婚礼常常随着居住地域的不同，存在很大差异。但是都办得十分隆重而热闹。大理白族的婚礼。实际上在结婚的前一天就已经开始了。这天晚上，男方家的天井里燃起篝火，屋里屋外挤满了人。白族的民间艺人被邀请到婚礼上演唱“大本曲”和“吹吹腔”。三弦声锁呐声响成一片，里里外外充满了欢乐气氛。艺人们更是倍展其能，这就是白族的婚前踩棚习俗。

第二天才是正式的迎亲日子。这一天新郎在伙伴们的陪同下，前往女家迎接新娘。临出发前，人们把新郎拥进屋里，在一阵锁呐和锣鼓声中，新郎的哥哥手捧一朵用红绸子扎的绣球，走到新郎面前，深深作揖，并将绣球搭在新郎的左肩上。紧接着又一阵吹打，将新郎送出大门，让他到女方家去接亲。

新郎到了新娘家门口，吹鼓手们便停止吹打。这时，新郎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三个蜡丸似的东西，一个接一个向门前的石墩上甩去。随之就听到三声震天动地的巨响。这种蜡丸，原来是自制的土炸弹，是迎亲时用来壮声威的。硝烟弥漫中，迎亲的队伍被迎进女家。

新娘在哭泣，流露出一种惜别之情。当锁呐再次吹起时，新娘的哥哥已将新娘背出门外，让新娘踏上去婆家的路程。一路上少不了乐队伴奏和迎亲者对新郎新娘的调笑。

迎亲队伍来到男方家门口，新娘还是由哥哥或弟弟背着，快步跑进新房。为什么这样着急呢？因为按照白族的习俗，新娘来到男家时，那些参加婚礼的小孩是最难对付的。他们往往会蜂拥而上，一边朝新娘撒米花，一边争着用手去掐新娘。这是为了吉利。

即便是掐痛了新娘也不能发火。不过新娘也早已做好了准备。紧急时她会拿出一把剪刀来自卫。胆小的孩子还真不敢上前。只有这样才能安全进入洞房。也有的白族地区，迎亲队伍刚一进门，新郎新娘就像参加百米赛跑似的，争着跑进洞房抢枕头。据说谁先抢到枕头，就预示着将来谁当家。

进入洞房后，新郎新娘要喝辣椒酒。酒本来就辣，再加上辣椒，很难下咽。在白族语言里，“辣”与“亲”的发音相近，酒加辣椒意味着亲上加亲。新郎新娘共饮辣椒酒，表示亲亲热热。有的地方还将辣椒末撒进火盆里，辣烟四起，呛得人们喘不过气来。新郎新娘吃喜面时，也要放很多辣椒。

白族婚礼上吃“东坡肉”的习俗更特别。肉是用红曲米染的。事先用麻绳串好，放在碗里让新娘吃。新娘用筷子去夹，一夹就是一串，根本无从下嘴。这时又是新娘早已预备好的剪子起作用。新娘乘人不备，迅速拿出剪子递给新郎，新郎将麻绳剪断，使闹新房的人的阴谋不能得逞。

白族的婚礼始终都有唢呐伴奏。新娘进门时吹“接新娘调”；客人来时吹“迎宾调”；新郎新娘拜堂时吹“一杯酒”“仙家乐”“蜜蜂过江”等曲调。这些曲调体现着白族的聪明智慧和艺术特色。

据中国爱情文化网

相关链接

白族婚俗

白族的婚姻共有三种形式：一是嫁女儿到男家，这种形式占大多数；二是招姑爷上门，这种情况主要是女方父母没有儿子，即使有也是痴憨病残等，所以才招姑爷上门。上门的姑爷必须改换为女方的姓氏，再由女方长辈重新取名；三是“卷帐回门”的形式，即男女双方结婚后七日，妻子带着丈夫携帐子、被褥回女方家居住。因为女方家虽有兄弟，但年龄太小，父母年迈，只好“卷帐回门”来赡养老人和照顾年幼的弟妹。等弟弟长大结婚后，男方这才带着妻子回到男方家生活。这三种婚姻形式由来已久，至今沿用。但不管属于哪一种婚姻形式，婚期和婚礼的过程基本上是一致的。只不过招姑爷上门是女娶男，而不是男娶女，双方的角色互换而已。

儿子成婚后，一般都与父母分居，另外组织小家庭。父母和谁一起生活，由父母自己选择，一般选择与幼子一块生活的居多。因此，一夫一妻制的小家庭是白族普遍的家庭组织形式。

按白族的习俗，如果丈夫去世，妻子可以终身守节，也可以另嫁，但另嫁时不得带走前夫的家产。在个别地区，还有转房的习俗，兄死后，嫂可以嫁给弟弟，称为叔就嫂，但这种现象现在已不多见。（综合）

长篇连载

商丘风情

■刘秀森

七 订亲(5)

七奶奶接着说：“第二天，韦固就雇人去菜市上看是不是有个瞎眼老婆儿抱着一个三岁的丑女孩，要是有，就把小女孩杀了，免得以后与他婚配。那人到了菜市上，见真有，就上前一刀。”

传典媳妇一惊：“我的老天爷！那人咋恁狠的心啊？”

七奶奶笑着说：“杀不了。神仙拨使着嘞！那个人忙中出错，刀只刺着了小女孩的眉心。旁边的人一喊，那个人就吓跑了。”

传典媳妇问：“后来韦固跟那个小女孩儿成婚没有？”

“后来，他卖艺到了好多地方，给他说媒的也不少，可是咋也说不成。十四年后，官府选有能耐的人，韦固凭武艺被选中了，在相州州官手下当了个小官。相州州官姓王。王州官看韦固有才，就请媒人说媒，把女儿嫁给了他。王州官的女儿年方十七岁，品貌端庄，韦固很满意。只是小姐眉间经常用一块花钿贴着。完婚后，韦固问她为啥这样，她说：‘我只是州官的干女儿，不是他的亲生女。我的生身父亲从前在商丘做县官，死在了任上。那时候我还不记事儿。后来闹‘大家病’(瘟疫)，俺娘、俺哥又死了，全家人只剩下我一个。城南有俺一处庄田，我跟陈奶奶住在那儿，奶奶把我认成了女儿。奶奶天天抱着我到集上卖菜。一天，不知从哪儿过来一个歹徒，刺了我一刀。奶奶说，要不是她向外一闪，我就没命了。旁边的人见有人杀人，一喊，歹徒吓跑了，我的眉上就留下一道刀痕。与官人成婚，怕污了官人的眼睛，所以用花钿盖上。”

传典媳妇惊奇地问：“呀！她就是当年那个丑女孩儿啊！”

七奶奶说：“韦固也是这样想。就问她：‘你咋到了这里，成了州官的女儿？’她说，那年闹‘大家病’的时候，她也不幸染了病，奶妈变卖庄田给她治病；她的病治好了，奶妈又病了，她就变卖庄田为奶妈治病。她俩的病都好了，庄田也卖光了，两人就到一个官家做仆人。那位官家正是王州官。不久，奶妈去逝，王州官就把她收为义女了。王州官到这里做官，她才跟着来到了这里。韦固听了，这才明白，讨愧地说：‘你我既成了夫妻，我不能瞒你。你哪里知道，当时刺你的那个歹徒是我雇的呀！那时我鬼迷心窍，没听月下老人的话，让你差点儿丧了命……’韦固这才相信，男女的姻缘确实是神仙定好了的，没有人能改变。”

传典媳妇大为吃惊：“我的娘哎！这是真的吗？”

七奶奶说：“人家都这样说，谁知道是真是假。”

传典媳妇想了想，觉得像是人编的故事，不一定真有这事，但也不愿和婆婆说相悖的话，就笑着说：“大张庄那闺女怪好嘞，不知她的脚跟升儿的脚被神仙拴在一起没有。”

七奶奶听了儿媳这话，也笑了起来。

这一天，魏老罐赶集碰见了张万年，问张万年：“闺女的媒，打听了没有？咋样？”

为了表示对魏老罐的信任，张万年故意把着人去陆传经家偷相的事隐瞒起来，说：“兄弟你说的媒，还有啥说的，不用打听。”

魏老罐听了很高兴，笑着说：“虽然这样，但给闺女安家是闺女一辈子的大事，还是打听打听好。”

“说不打听就不打听。”张万年说，“兄弟的话我还不相信吗？只要陆家愿意，咱这边没意见。”

魏老罐便说：“陆家要是没意见，就让他下帖？”

张万年说：“中啊。”

魏老罐很高兴，赶集回来，立刻来到陆传经家里，见了陆传经，问：“升儿的媒，打听了没有？能定不？”陆传经也和张万年一样，为了表示对他的信任，把家人去张万年家偷相的事隐瞒起来，说：“俺两口子跟俺嫂子都说了，罐叔你老人家说好，就一定不会错，还打听啥！”魏老罐还是那句话：“给孩子定亲是孩子一辈子的大事，还是打听打听好。”陆传经说：“咱这边不打听了。女方要是没意见的话，罐叔觉得能定，就定。”

魏老罐觉得双方对他都把面子给得足足的，很是舒服。他并不知道，双方都背着他偷相过了。他一本正经地说：“娃娃媒不兴说瞎话。我说过的话就是板上钉钉，不打听也不会错。”又说，“咱两家是啥关系啊？我跟恁爹虽然不是亲老表，可我心里觉得亲老表也没俺俩对劲儿。要是说瞎话是这个。”同时伸出了一个小拇指，表示要是说瞎话就是小人，又小声说，“再加上恁哥跟俺强‘活穿一条裤子’(指关系特别好)，才不能说瞎话嘞！我看这样，既然两边都没意见，咱就瞅个黄道吉日，把帖下了？”陆传经就说：“中啊。”魏老罐又一本正经地说：“是这，咱近人不说远话，两家虽然是爱好结亲，该走的路数也要走。咱这边就准备下帖。聘礼的事儿，恁商量商量咋办。”

（63）